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四六.

我們正在談著，有人敲門，尼奧起身開了門，一個陌生的聲音問道：「這裡是不是有位東尼先生？」 「是的，請問有什麼事？」尼奧說。

「我是旅運公司的，有位小姐托我們轉交一封急信給東尼先生。早上雨太大，現在才送來。」

「東尼不在，能不能交給我？」

「可以，請你簽收一下。」

久居巴西的人，都知道這種奇特的現象。由於政府的郵政辦得太差，人們遇有急件或者是貴重的物件，都寧願多花些錢，委托旅運公司或航空公司代送。我一聽，便猜測是貝珍的信，她一定是昨晚乘夜車回伊蓮士去了。

尼奧把信拿進來，我顧不得他的責怪，把信拆了。果然是貝珍寫的，字跡潦草，寥寥數字，卻道盡了她的感受。信上寫著：

「給東尼：

貝珍。此刻。

我能原諒你在清醒時犯的一切過錯，
卻不能忍受你喪失神智、一時無心的誤失。
我尊重你，當你是一個人，
而鄙夷你，在你被麻醉品控制，只剩下沒有靈性的軀殼。
我必須躲開一段時期，遠遠的，
以便尋回那個理性的自我。
註：請不要麻煩沙爾索！

因為我已經不在沙爾瓦多。

又：相信尼奧、秀子和朱不會怪我。」

雖有說不盡的惆悵，我卻放下了懸掛的心。實在想不到，貝珍不僅深愛著東尼，而且也懂得如何去愛。顯然她在嘗試改變東尼，果真東尼不再吸食大麻，不再飲酒，終有一天，他也可能改變氣質，用他的智慧，開拓出自己的道路。

我不能再逗留下去了，我不願陷得太深。他們每天都有解脫不盡的煩惱，生活在物質世界中時，精神上得不到安寧。做了嬉皮，又去不掉物質匱乏的憂慮。

而嬉皮的愛與慾更是兩者夾纏不清，愛本屬靈，慾則屬性。照理，他們所追求的是精神生活，但卻不知自我控制，縱情於肉慾的享受，那又怎能超脫於精神的境界中呢？

在西方人的觀念中，愛就是慾，他們把性交稱為做愛。但是他們之中也有能明辨愛慾之別的，如尼奧、秀子、凱洛琳、菲力、白蒂以及貝珍，甚至連沙爾索，多多少少都有這種可貴的情操。

假定嬉皮的定義就是「追求精神生活的人」，而根據我的瞭解，他們所謂的精神生活，實際上只是對物質生活的反叛而已。僅以長鬚長髮為號召，而縱慾玩志，吸毒酗酒，這樣稱得上是「追求精神生活的人」嗎？

東尼本是性情中人，而由他身上，我又看到了整個西方文明的矛盾與困惑。在這二十世紀末期，當西方文明所種的因開始開花結果時，卻發現了這個果實如此苦澀不堪，是繼續栽培改良？還是連根拔起？

東尼嘗試過捨棄那些曾經享受過的一切，卻又積習難改，無法從頭做起。他有理性，但薄得像一張紙。加上大麻煙、烈酒助虐，更是無法自制，肉體上的需求卻又壓迫著他，最後還是做了物質的奴隸。

東尼正好是西方世界的代表，他們崇拜理性，重視精神生活。但是他們太貪心了，不知道有得必有失的道理，妄想放縱自我，佔有一切。假定蠟燭是肉體，它所發出的光輝是精神，要想不犧牲蠟燭本體，而得到蠟燭的光芒，是不可能的。

沙爾索先回來了，他一向掛著的嬉皮笑臉消失了，一進門便不耐煩地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夾克上琳瑯滿目的裝飾品，這時也顯得累贅不堪，他笨手笨腳地一件一件取了下來。

尼奧問他：「東尼找到你了？」

這句話像是魔咒一般，觸開了他的話匣子，轟隆不絕，如同密集的炮火：

「東尼是找到我了，我卻找不到貝珍！嘿！昨晚我就曉得不對！雞殺死！東尼太不上路，怎麼能在貝珍面前，和別人做愛呢？要是我是貝珍，早就跑了！她當然會躲開呀！可是躲到哪裡去了呢？不該整我冤枉，害我找不到呀！

「沙爾瓦多就這麼大，居然就沒有人看到她！她的朋友，咱都問過啦！雞殺死！大家都說她不該跟和東尼好！怎麼能跟嬉皮談戀愛呢？」

他猛然想到自己也是個嬉皮，很難為情的笑了笑。他一邊取出大麻煙，一邊打了自己一個耳光，偷看了尼奧一眼，笑著說：

「唉！我真糊塗！和嬉皮戀愛有什麼不好呢？秀子還不是好生生的跟著尼奧嗎？朱還有人送他雜貨店哩！雞殺死！咱怎麼沒有這個好運？別說雜貨店，一個香煙攤子，咱沙爾索就要這個老婆了……」

他愈說愈得意，自己笑著，他發現尼奧似乎有話要對他說，便草草下了個結論：「雞殺死！其實呀！什麼陪嫁咱都瞧不上眼，除非是讓我抽一輩子大麻煙……」

尼奧無可奈何的等他說完了，方才開口：「麻煩你去找東尼回來好吧？」

「東尼？」沙爾索搖搖頭：「他自作自受，他說找不到貝珍就不回來！貝珍呀！誰曉得她怎麼了？萬一她往海裡一跳！就是不淹死，也被鯊魚……」

他知道又失言了，「啪」的一聲，再給自己一個耳光。尼奧懶得跟他囉唆，把貝珍的來信遞給他。

沙爾索漫不經心地接了信，往懷中一揣，嘴裡唸著：「好貝珍！莫怪我！我可不是咒妳！妳做鬼可別找我……」

尼奧打斷他的話，說：「沙爾索！你先看信吧！」

沙爾索託道：「我？看信？」

他茫然地取出那封信，抓抓頭皮，他把信翻來覆去、煞有介事的研究了半天，最後還給尼奧，慚愧的說：「雞殺死！我又不識字，誰開什麼玩笑寫信給我？麻煩你給唸一唸吧！」

相處了這麼久，我們竟不知道他是文盲！尼奧也覺得不好意思，他說：「不是給你的信，是貝珍寫給東尼的，她離開了沙爾瓦多，回鄉下去了。」